

陸士諤先生著

貳集

清史演義

上海民衆書局發行

清史演義二集目錄

卷一

第二回

萬衆蒿呼夷兵戴真主

三藩跋扈隱禍伏薶

第三回

薩郎中星馳告變

清聖祖銳意用兵

第四回

清聖祖狐綏衛女

鄭延平虎據臺灣

第五回

威揚海外異國來朝

覺起宮中同懷結怨

第六回

消寒社詠史積微嫌

暢春園疑案成千古

卷二

第七回

伸大義八俠志中興

編密嗎九王思靖難

第八回

風摧荆樹豆慘豆箕

春滿上林喜詠鶉鵲

第九回

喜出望外晉福麟誕兒

事變非常將軍嚙玉臂

第十回

一陣風引起十年話

新總兵斷送故將軍

第十一回

倪庶常奉旨賣字

張茂才入陝投書

卷三

第十一回 究主使制府運奇謀

醒羣迷聖君頒特諭

第十二回 坤甯宮虢姨承恩

龍神祠堯母祈雨

第十三回 清高宗一平西域

傅學士再定伊犁

第十四回 思傾城聖君側席

平回紇大將凱旋

第十五回 玉碎香消貞妃殉故主

花悽月慘聖主悼回姬

卷四

第十六回 批通鑑獨抒卓見

巡江南遍閱名花

第十七回 傳經畧實威南服

溫將軍耀武金川

第十八回 謝振定赫怒燒車

管韞山謬言賈禍

第十九回 林爽文起發天地會

柴大紀方守諸羅城

第二十回 嘉慶帝受禪繼大統

太上皇訓政宣重光

清史演義二集卷一

青浦陸士謬著

第一回

萬衆嗷呼夷兵戴真主

三藩拔扈隱禍伏蕭牆

前集書中說到金之俊撰好賀表。正在洪承疇家裏斟酌損益。忽地頭頂上一個焦雷。報說世祖龍馭上賓。金洪兩人。默了半晌。家人問道。老爺可要套車。連問兩遍。承疇纔如夢初醒。向之俊道。昨兒還好好的。怎麼一會子就會這麼。之俊道。真是想不到的事。承疇回頭。問車套好沒有。家人回已經傳話出去了。承疇道。金老爺是坐了車來的。之俊接口道。我有車的。於是金洪兩人。坐車到東華門。步行入內。聽得裏頭哭聲。撼山震岳相似。兩人忙忙趕進。隨班號哭了一陣。退班出來。到偏殿裏。見各王公勳戚。已擠了半屋子。幾個認識的。就過來招呼。纔談得三五語。一個內監。忽忽進來。向承疇道。洪閣老。我們王爺請你過去。承疇認得是信郡王府人裏。遂跟着同見信郡王。只見信郡王鐸尼道。大行皇帝賓了天。第一樁要緊事情。就是開讀遺詔。中國的儀注。我們都不很熟悉。你是前明做過官的人。經過得多。就派你充捧冊大臣。好不好。承疇一口答應當下。鐸尼又派了幾位漢臣。請出大行遺詔。按着儀注。宣讀過了。就冊立皇三子玄燁爲皇帝。是爲清聖祖。擬定年號叫康熙。卽以明年爲康熙元年。這清聖祖年齡通只八歲。八歲的孩子。

子。懂得點子什麼。一應朝章國政。都聽鑾尼洪承疇等主持罷了。但有一樁奇怪處。這孩子年齡雖小。福澤倒很不小。登位得沒有幾時。就把大明朝永歷皇帝。生擒活捉。中國的冠裳。大明的國號。從此烟消雲散。影跡無存。你道這是那一位建的奇勳。原來就是兩代勳臣。一朝柱石。平西王。吳三桂。吳大將軍。先是永歷皇帝。遁入緬甸之後。李定國。白文選。統着殘卒。只在孟良木邦。跟緬人鬩關。所以清朝倒並不把他們放在心上。幾位議政大臣。議要裁兵節餉。世祖叫詢問吳三桂。三桂覆奏。有渠魁不剿。二患二離一疏。略稱李定國。白文選。以擁戴爲名。引潰家。窺我邊防。患在門戶。土司反覆。惟利是趨。一被煽惑。患在肘腋。投誠將士。軫念故主。聞警生心。思在膝理。滇中米糧騰踊。輟輓耕作。因荒逃亡。養兵難。安民亦難。惟有勦盡根株。纔可一勞永逸。世祖遂派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率兵會剿。三桂獨出奇謀。一面催兵前進。一面飛檄緬王。叫他獻出永歷帝來。順治十八年十二月。三桂兵入緬境。紮營在舊晚坡。緬王唬得要不得。忙遣緬相。錫眞。持着貝葉文。到清營投降。一面派兵護送永歷帝出境。永歷帝自知不免。遂親筆寫信一封。叫人到清營投遞。其辭道。

將軍新朝之勳臣。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聞賊肆惡。突入我京城。殄滅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將軍志興楚國。飲泣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哀。原未泯也。奈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逆賊授首。

之後。而南方一帶土宇。非復先朝有也。南方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立南陽。何圖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宏光殄祀。隆武就誅。僕於此時。幾不欲生。猶暇爲社稷計乎。諸臣強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粵亡。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僕於貴州。接僕於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巢穴。僕由是渡沙漠。聊借緬人以固吾圉。山遙水遠。言笑誰歡。祇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性命於蠻服。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爲將軍建功之所。將軍既毀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鴟鵂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爲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爲厚。而反覺其薄。奕謨而後。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爲何如人也。僕今者兵衰力弱。孑然子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漣蒿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爲福。或以還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聖朝。僕縱有億萬之衆。亦付於將軍。惟將軍是命。將軍臣事大清。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

此信去後，也不見甚麼動靜。隔了兩天，永歷帝正在太后跟前定省。忽聞帳外呼噪喧天。內監飛報。緬將帶兵進來。不知是何意思。太后皇帝一齊失色。只見掌院太監又進來報說。緬將闖入寢宮來也。永歷帝抬頭。見那緬將穿着皮甲。佩着銅劍。滿臉笑容的進來。見過駕。隨奏晉王兵到。敬請大皇帝起駕。永歷帝纔要問話。緬將指揮道。快進來請駕起行。隨見七八十個緬兵。蜂湧而入。不問情由。把永歷帝與太后中宮。迎神賽會似的就椅子上。抬着就走。衆妃嬪號哭跟隨。始終不舍。此時永歷帝宛如在雲裏霧裏。被他們抬着。也不知經了幾多時。行了幾多路。忽然昇入一坐營帳裏頭。衆緬兵放下自去。另有一班韃子般的人。上來服侍。永歷帝問這裏是什麼所在。服侍的人回奏。是平西王前峰高得捷營帳。永歷帝只嘆了一口氣。此時三桂標下各官進見的叩頭跪拜。總算還守着規矩。一會子三桂進營。長揖不拜。永歷帝問是誰。三桂見了永歷天帝般的儀容。心裏早驚悸起來。那裏還回得出半句一字。等到第二遍問時。不覺雙膝跪倒。伏在地上。宛似犬兒一般。永歷帝問之再四。三桂顫着聲道。罪臣吳吳三桂。永歷帝道。原來你就是吳三桂。好個能幹的人兒。朕今兒纔認識你。你作事果然能幹。只是太刻薄點子。說到這裏。嘆氣道。事到如今。那也不必說他了。朕原本是北人。要回到北邊去。瞧一瞧祖宗的十二陵寢。然他就死。你能夠照辦不能夠。三桂顫着聲應道。能夠辦到。永歷帝道。這麼很好。你去罷。三桂伏在地上。面如死灰。汗流浹背。那裏還能夠動彈。手下人挽着出帳。三桂一面揩額上的汗。一面向手下人道。我在百萬軍中。殺出

殺進。也沒有甚麼害。怕今兒見了他。竟會這個樣子。連我自己也不會知道。光景天威咫尺的話。不全虛的。從今後倒不敢見他了。次日。奏凱北旋。永歷帝與東宮。都騎着馬。太后與中宮。都乘着四人肩輿。宮眷都騎從。行不到十里。滿漢各軍。一齊都變起來。統兵官。彈壓不下。飛報三桂。三桂也慌了手脚。原來滿漢各兵。從沒有見過真天子。現在驟見永歷帝。這麼的儀表。這麼的氣度。宛如西方佛祖。玉闕天皇。不由欽服得死心拚地。十多萬人。不約而同的。跪倒馬前。高呼起萬歲來。頓時山鳴谷應。動地震天。一片都是萬歲萬歲萬歲的聲音。三桂大驚失色。忙與心腹計議。把永歷帝迎入大隊。換乘軟輿。一面用好言撫慰衆兵。一場大禍。處置得霧解冰消。三桂初意。原要把永歷帝活解北京。舉行那太廟獻俘曲禮。自經了這回挫折。把那興頭。頓時打滅。拜摺北京。奏請將永歷父子。就地正法。康熙元年三月。吳三桂回兵雲南。就把永歷帝安置在都督舊衙。派兵看守。那時有一個戶部尚書聶彝。具了嗣看。前來送飯。守門兵卒。不肯放他進去。聶彝大怒道。這是我主子。君臣之義。南北皆同。何得阻我。守門兵弁。報知三桂。三桂叫放他入內。聶彝設宴堂上。行過朝拜禮。跪着進酒。永歷帝痛哭不能飲。彝伏地哭勸。拜一個不止。就此觸地而死。三桂聞知。也很感嘆。四月十四。這日清聖祖上諭到滇。前明桂藩朱由榔。恩免獻俘。着平西王吳三桂傳旨賜死。餘照所請欽此。三桂接過上諭。立即升帳。點齊本藩馬步各軍。從都督舊衙起。直到篋子坡法場。排列得邊牆相似。用兩乘肩輿。把永歷帝和東宮。抬到法場。傳令用弓弦絞死。東宮纔祇十二歲。臨死大

罵三桂道：「黠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把我們收拾到這個樣子！這日大風揚沙，雷電交作，滿漢軍民，無不悲悼。吳三桂却很是欣然，一面叫把永歷帝屍身，叢葬在省城北門外，一面叫幕府中擬摺覆奏，說部常套，有話即長，無事即短。清聖祖登基而後，雖未必五穀豐登，萬民樂業，却因三桂殄滅了永歷，西南方的憂是沒有了。張煌言隱居南田，鄭成功建邦台島，東南方也沒有人來纏擾，得過且過。總算是太平天子，從來太平天子，必定做出幾樁風流韻事來。點綴歷史，像隋煬帝、唐明帝，都是成例。清聖祖既然算是太平天子，自然總也逃不脫那個成例。而況聖祖聰明天寶，又乖覺，又伶俐，軼類超羣，幾百個也不及他一個，生長宮闈，日夜跟宮女們混在一堆，又加母后憐愛，百般放縱，一任他蹂香躡玉，叱燕曠鶯。因此雖在童年，那古怪刁鑽的淘氣，比成年人還要利害。一日他不知又轉出了一個什麼念頭，特到慈寧宮見太后。這位太后是蒙古科爾沁部一等公定南將軍修圖賴的女兒，蒙古人沒一個不信喇嘛教的。聖祖進宮，見太后正跟一個喇嘛僧對面坐着，講經說法，談得非常起勁。太監報小爺進來，太后喜歡道：「玄哥兒來得正好，你也來聽聽師傅的說法。」就着把聖祖摟入懷中，一面撫弄他的脖子，一面靜聽喇嘛僧講道。聖祖不耐煩道：「這位師傅，想必肚子餓了，傳旨御廚房賜齋罷。」喇嘛僧見聖祖這個樣子，也不敢再往下講。謝過恩就出宮去了。聖祖向太后道：「母后兒臣有一件事情，要回你老人家。」太后忙問何事。聖祖道：「這幾天經筵講官進講的是尙書。兒臣聽着倒很喜歡。太后道：「喜歡念書，果然是好。只是別

太認真了。身子也要緊。咱們又不比百姓人家。靠着這個要應科第。不過認得幾個漢字。能聽聽章奏罷了。聖祖道。母后教訓的是。頓了一頓。又道。兒臣聽那講官說起中國的主子。從古到今。最好不過。就要算着唐堯虞舜。那唐堯的好處。就在和睦九族的人。九族都和睦了。然後化及百官。化及萬國。天下沒一個人不被他的恩。沒一個人不服他的治。兒臣現做着中國主子。兒臣就想學那唐堯的法子。先把九族的人和睦起來。母后瞧好不好。太后道。一家子人。原是要和氣。你既然肯效法堯舜。那還有甚麼不好。聖祖道。懇求母后下一道懿旨。所有宗室格格等。准其隨時入宮朝見。不這麼。又怎麼會和睦呢。太后點頭道。還是你想的周到。次日。果然降了一道懿旨。於是睿邸豫邸肅邸各王邸的格格。鎮國輔國各公府的姑娘。都能隨時入宮。陪着聖祖玩笑。大內裏頭。頓時熱鬧許多。聖祖朝罷回宮。就跟衆格格譔浪笑。日子過得非常快活。這一年是康熙八年。聖祖已經十六歲了。宗人府拜上一摺。開具各邸格格年歲。請旨遣嫁。聖祖聽見此摺。心裏先已不耐煩。暗想女孩兒到了年長。爲甚必定要嫁人。真乃不通的很。等到聽那所開各名字。內有某邸七格格一名。笑道。這宗人府真不曉事。七格格朕早納爲妃子多時了。隨提硃筆批道。七格格已納爲妃。遣嫁一節。着毋庸議。欽此。宗人府見此硃批。不勝奇詫。遂爭道。中國禮節。同姓不得爲婚。七格格於皇上爲父輩行。皇上稱之爲姑母。豈可納爲妃子。臣等甯死不敢奉詔。懇請收回成命。聖祖笑道。你這個人怎麼這麼的不通。中國人所謂同姓不婚。無非指着生我的母。我生的女。與同生的

姊妹罷了。像姑母一輩，既不是我的母，又不是我的女，更不是我的姊妹。納之有何妨碍？宗人府聽了這稱精奇透闢的議論，那裏還回奏得出。在朝各漢臣，聽見宗人府爲難樣子，不約而同的慷慨陳辭，你也面折，我也廷爭，諒諍得非常盡力。究竟聖意堅定，諸臣膽闊一會子，也就罷了。這時候聖祖雖然親政，其實全國政權，一大半操在強藩手裏。平西王吳三桂，開府雲南；平南王尚可喜，開府廣東；靖南王耿精忠（仲明子孫繼茂之子），開府福建；耿尙兩府，各有五十佐領。綠旗兵各有六七千，丁口各有二萬。平西王藩屬，獨得五十三個佐領。綠旗兵有到一萬二千，丁口有到數萬。三個藩王裏頭，要算平西王功勞最高。兵馬最強。朝廷待遇的恩禮，也最爲濃厚。西府用人，吏兵兩部，不得掣肘。西府用財，戶部不得稽遲。西府有除授文武官吏的特權。因此天下官吏，一大半都是西選。各省督撫提鎮，差不多有只知藩王教令，不識皇帝上諭的樣子。平西王的兒子，入尙宮主，就在北京供職，且政大小，朝夕飛報雲南。所以在朝各官，聽了平西王三字，也很惴惴，欲知其詳，且聽下回再解。

第二回

薩郎中星馳告變

清聖祖銳意用兵

話說三藩爵位既高，專政既久，自然而然流露出跋扈飛揚的樣子。滿朝臣子都知，連他們必要鬧事，加之老成凋謝，這幾年工夫，范文程洪承疇等一班元老，都已先後引世。執政的都是新進末學，那裏還在三藩眼裏，也是合當有事。這一年，平南王尚可喜，忽地拜發一摺，奏請歸老遼東，把廣東藩邸事務，讓於

兒子之信管理。你這他爲甚拜這一摺。原來尙可喜在廣東。一點兒主都不能做。邸中大小事務。悉由世子之言獨斷獨行。可喜苦得要不得的。門客金光替他想出這一個主意。巴望聖祖欽召進京。就好當面陳奏。誰料部裏頭議出來。竟准其徹藩回籍。這個消息傳到滇閩兩省。平西王吳三桂。靖信王耿精忠。鬼死狐悲。心裏都各不安起來。於是先後上摺。奏請徹兵。聖旨叫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朝臣大半主張勿從。只有戶部尙書米思翰。兵部尙書明珠。刑部尙書莫洛等幾個。力請從藩。再令議政大臣各王貝勒重議。議了多時。依舊主着兩說。聖祖道。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終要鬧出事來。不過早晚差一點子罷了。眼前吳藩的兒子耿藩的兄弟。都在京裏頭。趁這會子就徒。諒總不致有甚變動。遂下旨准如所請。上諭傳到雲南。三桂大吃一驚。暗道。今兒奪得我藩地。明兒就削得我兵權。我這性命兒要存要取。自己還能够作得主麼。於是聲言防備緬夷入寇。傳齊藩標各將。天下校場操演。一面派人看守各處驛站。無論公文私信。只許傳進。不准遞出。因此滇中舉動。京裏頭並不知曉。隔不上兩個月。北京放出兩位欽差來。催問吳王動身日期。一位是侍郎哲可肯。一位是學士博達禮。三桂雖一般接着詔旨。却總推三阻四。不是說身子不好。就是說預備未周。今兒約明兒。明兒約後兒。到後來真也不能再約。這日三桂絕早起身。傳下教令。本邸各都統。各總兵。各佐領。齊集王府伺候。辰牌時候。升了帳。諸將排着班打跽兒叩見。三桂向下一瞧。見紅頂兒。藍頂兒。晶頂兒。花翎兒。藍翎兒。搖搖幌幌。擠滿了一屋子。遂發言道。衆位少禮。本藩今

兒有幾句話。要與衆位談談。所以特地招衆位到這裏來。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把眼珠子向四下一瞧。隨問道。衆位現在都是朝廷一二品大員了。衆位可曉得頭頂上那前程兒。從那裏來的。衆人都道。這都是皇上的洪恩。王爺的栽培。三桂搖頭道。都不是。都統夏國相搶上一步道。沐恩愚昧。還要懇求王爺指示。三桂道。衆位的前程。都還是大明朝皇帝的恩典。衆人聽了此話。雖沒有問難。臉上却都露出奇詫的形色來。只聽三桂道。想我吳某。三十年前。是大明朝的平西伯。山海關總兵。因爲遭着國難。纔到清國。借兵替主子報仇雪恨。南征北戰。十多年工夫。纔爭到這點子前程。飲水思源。不都是大明皇帝恩典麼。說到這裏。便發一聲嘆道。誰料我們爭到手前程。舊主子早不到那裏去了。衆人聽了這幾句話。心裏一陣酸楚。眼眶裏都幾乎滴下英雄淚來。三桂道。我們受了舊主了如許恩典。現在要遠徙遼東。理應舊主子陵前去告一聲兒別。我已經備下牛羊三牲。叫人在永歷皇陵前擺設了。衆位可肯跟我去叩祭麼。衆人齊聲願去。應得異常悲壯。三桂道。叩祭舊主子。須要改穿舊朝制服。穿着現在的衣服。舊主子見了。要心痛的。衆人又齊聲答應。這一聲比得前更來悲壯。三桂回頭道。抬出來。就見家人抬出十多隻箱籠。當堂打開。蟒袍冠帶。滿滿的都是明朝衣服。三桂第一個更換。衆人挨次穿戴。頃刻間都變了明朝人。三桂率領衆人。步行出城。到永歷帝坟前。伏地大哭。衆人全都大哭。各營的兵士。滿城的百姓。都被他們這麼一來。激動故宮離黍的念頭。都各放聲大哭。那悲痛聲浪裏頭。還夾着忿怒的氣息。雲南撫台朱國治。跟督博

欽。差聽了這般哭聲。都各駭然。派人探聽。報說是平西王哭祭皇陵。朱國治接手道。完了完了。我是封疆大吏。沒處逃的。二人不妨自便。二人都道這一層朝廷也會慮到。眼前怕還不至於廢。像計三藩兵馬。按站起行。當在儀揚地方會集。國治道。瞧眼前的樣子。怕等不到會集麼。二人道。我們且去瞧瞧。隨乘轎望平西王府來。只見府門前排列着許多兵士。一個個彎弓露刃。怒目橫眉。大有尋事的樣子。下轎進內。見各將都穿着前明服制。曉得不妙。已經來了。沒奈何。只得硬着頭皮進內。只見吳三桂高坐府堂。面前橫列五七隻方桌。桌上滿滿堆着金銀珠寶綢緞衣服之類。瞧見二人。也並不起身相見。只聽他向衆將道。清朝的天下。沒有我吳三桂。永遠不會得的。我們汗馬血戰。幫了他三十多年。這會子初初平靖。他就用不着我們了。一紙詔書。徒我們到關外去。從來天威莫測。到了北京。或者再下一詔。解散藩衆。也是說不定的。只可憐我們三十多年。同甘苦共患難的老弟兄。從此竟要分手了。衆人聽到這裏。一個個咬牙切齒。怒髮衝冠。三桂把手向桌上一指道。這點子東西。都是歷年積蓄下來的。現在分給衆位。做一個留別的記念。將來解散之後。萬一我有甚不測。衆位見着東西。就如見着我自已一個樣子。我吳三桂再有一句話。告知衆位。現在的皇帝。跟我們原不是一種。從來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以後衆位須格外要小心謹慎。免得遭人家疑忌。話未說完。早見衆將齊聲道。番子這麼不知好歹。我們還是動手反了罷。免得費人家鳥氣。三桂急道。衆位快休。如此被撫台知道。你喪性命都要休了。胡國桂道。甚麼鳥撫台。我去殺了

他再說，挺着刀忿忿地去了。霎時提進一顆血淋淋人頭來，大呼道：「朱國治已被殺死，我們就此反罷！」桂大哭泣道：「我吳三桂從此被衆位陷了，也隨下令把哲博兩欽差下在牢裏，一面豎旗起事，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推奉崇禎三太子爲主，移檄遠近，其辭道：

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吳爲檄告事。本鎮深叨明朝世爵，統鎮山海關。一時李逆倡亂，聚賊百萬，橫行天下。旋寇京師，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慘矣東宮定藩之顛跌。文武瓦解，六宮絲亂。宗廟邱墟，生靈塗炭。臣民側目，莫敢誰何。普天之下，竟無仗義興師。本鎮居關外，矢盡兵窮，淚血乾竭，心痛無聲。不得已許虜藩封，暫借夷兵十萬，身爲前驅，斬將入關。李賊遁逃，誓必親擒賊師，斬首以謝先帝之靈。復不共戴天之仇。幸而渠魁授首，方欲擇立嗣君，更承宗社，不意狡虜再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據燕京，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方知拒虎進狼之計，追悔無及。將欲反戈北逐，適值先皇太子幼孩，故隱忍未敢輕舉，避居窮壤，艱晦待時。蓋三十年矣。彼夷君無道，奸邪高張，道義之儒悉處下僚，斗筲之輩咸居顯職。君昏臣暗，彗星流隕，天怨於上，山岳崩裂，地怒於下。本鎮仰觀俯察，正當伐暴救民，順天聽人之日也。爰率文武共謀義舉。卜甲寅年正月元旦，推奉三太子水陸兵並發，各宜凜遵誥誡。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接到檄文，盡都起兵相應。彼時文報除了辟遞，沒有別的法子。所以京裏頭一點兒沒有知道。這日早朝未能，聖祖正與明珠索額圖等一班大臣討論旗人守

制事件。守門侍衛飛奏。有人騎馬直闖午門。聖祖不勝駭異。忽見一個晶頂官員。形色倉皇。飛步奔上殿來。護駕侍衛。慌忙阻攔。那人在丹墀上一拌脚。拍塌一交。跌倒在地。就此悶了過去。羣臣都愕然。內中要算兵部尚書明珠。最爲鎮定先到。那人身旁。打量一會子。回奏這是旅往貴州督理徒藩事件的戶部郎中薩穆哈。聖祖傳旨。叫把薩穆哈救醒詢問。於是衆內監忙用薑湯灌救。救了大半天。方纔甦醒。薩穆哈只說得二句話。吳三桂反了。滇黔兩省。盡都從賊。却又昏了過去。聖祖忙傳太醫煎參湯給他接氣。聞朝官員聽到這個消息。盡都慌了手脚。薩穆哈喝過參湯。回復了原氣。纔奏道。黔中得着消息。甘制台就要督兵拒守。怎奈標下各官都不肯聽他號令。等到甘制台令箭出去。他那中軍官。早搆了衣服。豎了白旗。我從賊子多時了。甘制台知事不妙。連夜逃出省城。想檄調各地防兵。徐圖恢復。纔到鎮遠。碰着賊軍。就被生生捉去。活活處死。微臣單馬疾馳。晝夜趕行。一總走了十二天。纔能够見着皇上。不知那邊這會子。擾得怎麼樣了。聖祖道。這樁事情。我自有道理。你途中辛苦了。家去歇歇罷。說着外面送進一封湖廣總督蔡毓榮八百里加緊奏報。也是報告雲南亂事。與薩穆哈所報大致相同。聖祖問臣下道。這事如何料理。大學士索額圖道。勢已至此。除了撫還有別的法子麼。十多年不曾見兵革。八旗兵的弓馬戰陣。也都生疏了。吳三桂兵多將廣。各省督撫提鎮。大半又是他的心腹。倘然用兵。就怕國家不見得有利呢。聖祖道。已經反了。如何還能够撫。索額圖道。那也很容易。只要把主張藩徙的人。立即治了罪。再派專使到

雲南宣布德意。准他世守雲南。不再遷徙。不就平靖了麼。聖祖回問衆人道。此論如何。明珠莫洛等幾個主張徙藩的。見此情形。無不震恐失色。聖祖道。徙藩這件事。原是我的主意。要治罪就先就應得治我。索額圖嚇得跪下道。奴才不知忌諱。該死的很。聖祖道。不必如此。你也無非爲國家打算。索額圖謝過恩。只聽聖祖道。做主子的一味軟弱。還能够辦什麼事。從來說天尊地卑。天之所以能够尊。就爲他能生能殺。要是一味祥風瑞雨。沒有霜雪雷霆。還有誰來尊他。朕計已決。不管敵的過。敵不過。總用兵痛痛勦辦就是了。索額圖道。廟算高深。固非奴才等所能窺測。這是耿尙雨藩與吳逆休戚相關的。倘或連絡了一氣。事情就難辦了。可否懇恩兩藩暫時緩徙。免得多所周搬。聖祖道。這話也是。於是一面派欽差到閩粵兩地。叫兩王不必搬家。一面下旨削掉吳三桂官爵。把三桂的兒子額駙吳應熊收了獄。命都統巴爾布率滿洲精騎三千。由荊州守常德。都統珠滿率兵三千。由武昌守岳州。都督尼雅翰赫葉席布根特穆占修國瑤等。分防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鄖陽汝寧南昌各處緊要地方。又拜順承郡王勒爾錦爲寧南靖寇大將軍。大學士莫洛爲經畧大臣。總理軍事。朝臣見治聖主。胸有成竹。調度井然。都各暗暗喜歡。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廣西將軍孫延齡。平南王尙之信。靖南王耿精忠。幾個月工夫。一齊都變。各地告急本章。雪片相似。聖祖雖是雄才大畧。究因亂地廣闊。難於照料。派出去的將。奏報回京。勝仗總是小勝。敗仗總是大敗。雲貴川粵湖廣陝西江西福建十多省地方。三五年裏頭。全都失掉。清聖祖焦灼萬分。這日正與議